

柔石全集

第一卷

柔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丛书名：现代名家名作全集

作者：柔石

出版社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ISBN：7-5387-1419-7/I247

出版日期：2000年1月

定价：1680.00元（全套）

目 录

第 一 卷

三 姊 妹	(1)
旧时代之死	
上部：未成功的破坏	(57)
下部：冰冷冷的接吻	(176)
《二月》 小引（代序）	(291)
二 月	(293)



三 姊 妹

为深沉严肃所管辖着的深夜的西子湖边，一切眠在星光的微笑底下；从冷风的战栗里熟睡去了。在烟一块似的衰柳底下，有一位三十岁的男子，颓然地坐着；似醉了，痴了一般。他正在回忆，回忆他几年来为爱神所搬弄得失败了过去。他的额上流着血，有几条一寸多长的破裂了的皮，在眉的上面，斜向的划着，这时已一半凝结着黑痕，几滴血还从眼边流到两颊。这显然是被人用器物打坏的。可是他并不怎样注意他自己的受伤，好似孩子被母亲打了一顿一样，转眼就没有这一回事了。他的脸圆，看去似一位极有幸福的人一样；而这时，一种悔恨与伤感的苦痛的夹流，正漩卷地在他胸中。夜色冷酷的紧密的包围着他，使他全身发起颤抖来，好象要充军他到极荒鄙的边疆上去，这时，公文罪状上，都盖上了远配的印章。他朦胧的两眼望着湖上，湖水是没有一丝漪涟的笑波，只是套上一副黑色而可怕的假面，威吓他逼他就道。一时，他又慢慢的站起来，在草地上往回的走了几圈。但身子非常的疲软，于是又向地上坐下，还卧倒了一时。

下面是他长夜的回忆：

一

八年前，正是他的青春在跳跃的时代。他在杭州德行



中学里最高年级读书，预备再过一年，就好毕业了。那时他年轻，貌美，成绩又比谁都要好。所以在这校内，似乎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。这都由他的比其他同学们不同的衣服，穿起一套真哗叽的藏青色制服来，照耀在别人的面前的这一种举动上可以证明。

秋后，学生会议决创办一所平民女子夜校，帮助附近工厂里的女工识字。他就被选为这夜校的筹备主任兼宣传员。当筹备好了以后就着手宣传，这时一位同学来假笑的向他说：

“Mr. 章，你有方法使校后的三姊妹到我们这里来读书么？你若能够，我就佩服你宣传能力的浩大了。”

他随问，“怎样的人呢？”

“三姊妹，年纪都很轻，长的非常的漂亮。”

“就是你们每星期六必得去绕过她们的门口的那一家么？”

“是啊！我们是当她花园看待的。”

这位同学手足舞蹈起来。他说：

“那有什么难呢，只要她们没有受过教育，而且没有顽固的父母就好。”

“条件是合的，她们仅有一位年老的姑母，管理她们并不怎样好的家。她们是有可能性到我们这里来读书的。”

“好，”他答应着，“明天我就去宣传。我一定请到这三朵花，来做我们开学仪式的美丽的点缀。”

“看你浩大的能力罢。”那位同学做脸的说。

第二天，他就挟着几张招生简章，和一副英雄式的态度，向校后轩昂的走，他的心是忙碌着，他想好一切宣传的话；怎样说起，用怎样的语调，拣选怎样的字眼，——一路他竟如此想着。



走进她们的门口，他一径走进去。但三位可爱的姑娘，好似正在欢迎他一样，拍手大笑着。在她们的笑声中，他立住了。唉！真是三位天使，三只彩色的蝴蝶，三枝香艳的花儿。她们一齐停止了笑声，秀眼向他奇怪地一看，可是仍然做她们自己的游戏了。一位五十余岁的头发斑白的老妇人从里面出来，于是问他做什么事，他稍微喘了一喘气，就和这位慈善妇人谈起来了。

谈话的进行是顺利的，好似他的舌放在顺风中的帆上一样。他首先介绍了他自己，接着他就说明他们所以办这所夜校和女子为什么应当读书的理由，最后，他以邻里的资格，来请她们去加入这个学校了。他的说话是非常的正经有理，竟使这位有经验的老姑母失了主张。她们也停止了嬉笑，最幼的一位走到他的旁边来。于是姑母说：

“章先生，那末这个丫头，藐姑，一定送到贵校里来，你们实在有难得的热心。”一边她随向藐姑问，

“藐姑，这位章先生叫你们到他校里去读夜书，愿意么？”

藐姑随便点一点头说，“愿意的。”

于是他说，“好，那末到开课的那天再来接她。”稍稍息了一息，又说，“还有那两位妹妹呢？”

姑母说，“年龄太大了罢？莲姑已经二十岁，蕙姑也已经十七岁了。”

“也好，不过十七岁的那位妹妹，还正好读几年书呢！有两个人同道，夜里也更方便些，小妹妹又可不寂寞了。”

“再看，章先生，假如蕙姑愿意的话。我是不愿意她再读书了，而她却几次嚷着要再读。”

这样，他就没有再多说。以后又问了藐姑的年龄，姑母答是十四岁，“她们三姊妹，每人正相差三岁呢。”又转



问了他一些别的话，他是很温柔的答着。姑母微笑了，并囑他以后常常去玩，——这真是一个有力量的命令，顿时使他的心跳跃起来。他偷眼向窗边一看，叫做莲姑的正幽默的坐着，她真似一位西洋式的美人，眼大，闪动的有光彩，脸丰满而洁白，鼻与口子都有适度的大小和方正，唇是嫩红的，头发漆黑的打着一根辫儿垂在背后，身子穿着一套绿色而稍旧的绸夹袄裤，两足天然的并在地板上。他又仔细地一看，似乎他的神经要昏晕去了。一边听着姑母说话，他就接受了这种快乐，走了出来。

二

光阴趁着人们的不留意，飞快地过去。平民女子夜校也由热烈的进行，到了冷淡的敷衍了。这一以学生们的热情是有递减性的缘故，二以天气冷起来，姑娘们怕得出门，三呢，似乎以他和蕙姑姊妹的亲昵，引起其他的同学们的不同情。可是他并不怎样减低他的热度，他还是极力的设法，维持。这其间，他每隔一天就跑到莲姑的家里一趟。莲姑微笑的迎接他，姑母殷诚的招待他，他就在她们那里谈天，说笑，喝茶，吃点心，还做种种游戏；他，已似她们家的一位极亲爱的女婿一般。他叫这位姑母也是姑母，叫莲姑，对别人的面是叫莲妹，背地里只有他俩人时，就叫妹妹。总之，这时他和莲姑是恋爱了。他的聪明的举动，引起她们一家非常的快乐；再加他是有钱的，更引得她们觉得非有他不可，简直算是一位重要而有靠的宾客了。

有一天晚餐前，房内坐着他和莲姑，姑母三人。他正慢慢的报告他家中的情形，——说是父母都在的，还有兄



弟姊妹，家产的收入也算不错。于是这位姑母就仔细的瞧了他，一边突然向他问道：

“章先生，听说你还没有定过婚呢？”

莲姑当时就飞红了脸，而他静默的答：

“是的。”

姑母接着说：

“我可怜的莲姑，你究竟觉得她怎样？”

他突然大胆而忠心地答，“我非莲姑不娶！”一面向莲姑瞧了一眼，心颤跳起来，垂下头去。

姑母说，“你的父母会允许么？你是一个有身分的人，我们是穷家呢。”

他没有说，而莲姑却睁大她的一双秀眼，向姑母痴娇的问，

“姑母，你怎样了？”

姑母却立了起来，一边说，悲感的；

“我是时刻担心你们三姊妹的终身大事。你们现在都长大了，可怜你们的父母都早死，只有我一人留心着你们，万一我忽然死去，你们怎么了？章先生是难得的好人，可惜我们太穷了。”

一边，她就向门外走出去，拭着她的老眼泪。这样，他走近莲姑，静静的立在她的身边，向她说：

“妹妹，你不要急，我已写信到家里去了。父亲一定不会阻挠我们前途的幸福的。”

莲姑却慢慢的说：

“章先生，恐怕我配你不上啊？”

他听了却非常不舒服，立刻用两手放在她的两肩上，问，



“妹妹，你不爱我么？”

她答，“只有天会知道我的苦心，我怕不能爱你。”一边红了眼圈，一边用她的两手取下肩上的他的两手。而他趁势将她的两手紧紧的捏住说：

“妹妹，不要再说陈腐的话了！我假如得不到你的爱，——万一你的爱更宝贵地付给理想的男子的时候，我也一定要得你大妹的爱；假如你大妹又不肯来爱我，我也定非你的小妹爱我不可！除了你们三姊妹，此外我是没有人生，也没有天地，也没有一切了！妹妹，你相信我罢，我可对你发誓。”

一时沉思深深地落在他俩人之间。当然，她这时是愿意将身前的这位青年，立刻变做她理想的丈夫的。

门外传来了藐姑的叫声：

“章先生！章哥哥！”

于是他就将她的手放在嘴边吻了一吻，说，

“你的小妹回来了。”

一边，他就迎了出去。

继续一星期，他没有到她们的家来，老姑母就奇怪了，问莲姑道：

“章先生好久没有来，你前次怎样对待他的呢？”

莲姑没有答，蕙姑说道：

“真奇怪，为什么这样长久不来呢？莫非病了么？”

姑母又问藐姑，这几天她有没有看见他在校里做些什么事情。藐姑说：

“看见的机会很少，只见到两次，好似忧愁什么似的。夜里也并不教我们的书。对我也不似从前亲热。有一回，只说了一句，‘小妹妹，你衣服穿得太少了。’一面就冷淡



淡的走开。”

这几句话，简直似尖刀刺进莲姑的心。她深痛的想道：

“一定是他的父亲的回信来了，不许他自由呢，否则，他是快乐的人，决不会如此的愁虑。不过父亲就是不许可也该来一趟，说个明白。莫非从此不来了么？”

她隐隐地想到自己的运命上去，眼里似乎要流下泪，她立起走开了。她们也没有再说话，只有意的看守寂寞的降临似的。可是不到半点钟，他到了，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，一顶水手帽，盖到两眉，腋下挟着两罐食物，两盒饼干，跳一般地走到了。房内的空气一齐变换了，藐姑走到他的面前，他向她们一看随即问，

“莲妹呢？”

姑母答，“她在房内呵！”

而莲姑房内的声音：

“我就出来了。”声音有些战抖。一种悲感的情调，显然在各人的脸上。接着他就看见莲姑跑出来，她的眼圈是淡红的，哭过了，她勉强的微笑着。他皱了一皱眉，向她说：

“你也太辛苦了，时常坐在房内做什么呢？”

蕙姑说，“姊姊是方才进去的，我们正奇怪，你为什么长久不来呢？”

“呵，”他说，“我好久不来了。”

“你又忧愁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，却为了一个题目呀。”他笑了起来，接着叙述的说，“你们知道么？此地中等以上各学校，要举行一次演讲竞赛会了。我已被选为德行中学出席的演讲员。你们也知道，这是一件难事罢？这和我前途名誉是有关系的，



所以为了一个题目，却预备了一整星期的讲稿。为了它，我什么都没有心思：所以你们这里也不能来了。明天晚上就是竞赛的日子，我带了三张的入场券来，你们三姊妹可以同去。地点在教育会大礼堂，那时有一千以上的人与会，评判员都是名人，是值得你们去参观一下的。竞赛的结果是当场公开的，假如我能第一，小妹妹，不知道你们也怎样快乐呢！”

姑母也就插嘴说：

“所以你不到这里来。即使第一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第一当然是要紧的，”莲姑说，“一个人有几次的第一呢？我们女子，简直没有一次第一。”

他听了，心里觉得非常的舒畅。同时想，假如明天不第一，岂不是又失望又倒霉么？姑母一边忙碌起来，向屋内走动，于是他问：

“姑母你忙什么呢？”

“你在这里吃了晚饭去。”

“不，校里还有事。”

“有这许多事么？现在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。”

“我就去，——姑母，这样罢，假如我明天竞赛会得到优胜了，后天到这里吃夜饭。你们庆祝我一下。”

她们都说好的。他看一看莲姑，似轻轻的向她一人说：

“明天你一定要到会的。”

莲姑点一点头，他就走出来了。

三

演讲的结果是奇异的优胜的。全堂的拍手声，几乎集



中在他一人的身上，给他收买去一样。许多闪光的，有色彩的奖品，放在他的案前，他接受全部的注目，微笑地将这个光荣披戴在身外了。一般女学生们用美丽的脸向他，而他却完全一个英雄似的走了出来。在教育会的门口，他遇见莲姑三姊妹，——她们也快乐到发抖了。他低声的向她们的耳边说。

“妹妹，我已第一了；记住，明天夜饭到你家里吃。”

他看她们坐着两辆车子，影子渐渐地远去了。他被同学们拥着回到了校内，疲乏的睡在床上，自己觉得前途的色彩，就是图画家似乎也不能给他描绘的如此美丽。“美人”，“名誉”，这真是英雄的事业呢！他辗转着，似乎他的一生快乐，已经刻在铜牌上一样的稳固。他隐隐的喊出：

“莲妹，我亲爱的，我们的幸福呵！”

第二天，他没有上了几点钟的功课，一到学校允许学生们自由出外的时候，他就第一个跑出校门。向校后转了两个弯，远远就望见莲姑三姊妹嬉笑的坐在门边。他三脚并两步的跳上前去，捉住了藐姑的脸儿，在她将放的荷瓣似的两颊上，他给她狂吻了一下。直到这位小妹妹叫起来，

“章先生，章哥哥，你昨夜得了一个第一就发疯了么？”

他说，“是呀。”

藐姑歪着笑脸说，“我假如是个男人，我要得第一里面的第一呢！象你这样说一下有什么希奇？倒还预备了一星期，聚眉蹙额的，羞煞人。幸得没有病了还好！”

说着就跑进去。他在后面说：

“等一下我捉住你，看你口子强不强？”



她们也随即走进屋内。说笑了一回，又四人做了一回捉象棋的游戏。在这个游戏里，却常见他是输了的。每输一回，给她们打一次的手心。以后藐姑笑他说：

“亏你昨夜得了一个优胜，今天同我们比赛，却见你完全失败了！”

这样，他要吻她，她跑了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非常荣耀而矜骄地坐着。姑母因为要给这位未来的女婿自由起见，她自己避在灶间给他们烧菜蔬。他是一边笑，一边吃，想象他自己是一位王子，眼前三姊妹是三位美丽的公主。一边，他更不自觉地喝了许多酒。

吃完了饭，酒的刺激带他陶然地睡在一张床上，这是她们三姊妹的房内。藐姑也为多喝了一杯酒而睡去了，莲姑和蕙姑似看守一位病人似的坐在床沿上，脸上也红的似拈上两朵玫瑰，心窝跳动着，低着头听房外的自然界的聲音。他是半意识的看看她们两人，他觉得这是他的两颗心；他手拽住被窝，恨不得一口将她们吞下去。他模糊的透看着她们的肉体的美，温柔的曲线紧缠着她们的雪似的肌肤上，处女的电流是非常迅速的在她们的周身通过。他似要求她们睡下了，但他突然用了空虚的道德来制止他。他用两手去捏住她两人的手，坐了起来，说：

“两位妹妹，我要回校去了。”

她们也没有说，也是不愿意挽留，任他披上了大衣，将皮鞋的绳子缚好，又呆立了一息，冲到门口。一忽，又走回来，从衣袋内取出一枚桃形的银章，递给莲姑，笑向她说：

“我几乎忘记了，这是昨夜的奖章，刻着我的名字，你收藏着做一个纪念罢。”



莲姑受了。夜的距离就将她们和他分开来。

第三天的下午，他又急忙地跑到她们的家里。姑母带着蕙姑和藐姑到亲戚那里去了。他不见有人，就自己开了门，一直跑到莲姑的房内。莲姑坐着幻想，见他进来，就立了起来。而他却非常野蛮的跑去将她拥抱着，接吻着，她挣扎地说：

“不要这样！象个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？象个什么？好妹妹，你已是我的妻子了！”

一边放了手，立刻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。快乐使他举动失了常态。抽出一张信纸，蔽在她的眼前，一边说：

“父亲的信来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他听到我这次竞赛会得了一个第一，他说，可以任我和你结婚，你看，这是我俩怎样幸福的一个消息呀？”

他想她当然也以这个消息而快乐。蜜语，微笑，拥抱，接吻，于是就可以随便地举行了。谁知莲姑颠倒的看了几看信，却满脸微红的愁思起来，忧戚起来，甚至眼内含上泪珠。他看着，他奇怪了，用两手挡着她下垂的两颊，向上掀起来，用唇触近她的鼻，问道：

“妹妹，你不快乐么？”

她不答。他又问：

“你究竟为什么呢？”

她还不答。他再问：

“你不愿么？”

“我想到自己。”她慢慢的说了这一句。

“为什么又想到你自己？想到你自己的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受过教育，我终究是穷家的女子，知道什么？你是一个……”



她没有说完，他接着说：

“你为什么常想到这个呢？”

一边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，递给她，她将泪拭了，说：

“叫我用什么来嫁给你呢？”

“用你美丽的心。”

他真率的说了出来。她应：

“这是不值钱的。”

“除了这个，人生还有什么呢？最少在你们女子，还有什么更可以嫁给男人的宝物？”

“唉，我总这样想。姑母是昏的，不肯将我嫁给工人。但我想，我想，我们的前途未必有幸福。章先生，你抛开我罢！你为什么要来爱我？爱我？我连父母也没有，又没有知识。注目你的女学生们很多呢！请你去爱她们。将这封信撕了罢！抛开我罢！”

这样，她退到了床边，昏沉的向床卧倒。他也不安的走到她的身边，一时，他问：

“莲姑，你痴了么？”

“我不痴。”

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么？”

“哪里。”

“那末，我无论怎样是爱你的！我只要你这颗美丽的心，我不要你其他一切什么，妆奁呀，衣服呀，都是没有意思的。”

停一会，又说：

“你若要知识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一定送你入学校，我有方法，无论婚前或者婚后。”

她一时呆着没有话。当然，她听了这几句恳切的慰



语，烦闷的云翳是消退了。他又说：

“妹妹，你有读书的志愿，更使我深深的敬佩你。不过知识是骗人的，假如你愿意受骗，这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且我们又年青，你如能用心，只要在学校三年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你也会图画，你也会唱歌，妹妹，这实在是容易的事。”一边他将手放在她的肩上，凑近说，“你真是一个可爱的人呢！妹妹，现在我求你……”

她是低头默想着。但这时，她似决定了，——早年她所思索的，以及她姑母所盼望的所谓她的理想的丈夫，老天已经遣“他”来补偿这个空虚的位子了。她似乎疑心，身边立着的多情而美貌的青年，是她眼光恍惚中的影子，还是胸内荡漾着的心？一息，她娇憨而微笑的问：

“你求我什么呢？”

“我求你。”他简直似小孩在母亲身边一样。

“什么呢？”

他将口子去接触她玫瑰的唇边，颤动说：

“求你快乐一些。”

“我已经快乐了。你岂不是看见我在微笑么？”

她一边用手推开他的脸颊。

四

以后，四周的恶毒的口子，却随着他和莲姑的爱情的加增而逼近了。同学们责难他，校外的人们非议他。姑母听得不耐烦，私向莲姑说，“姑娘，你也知道外界的议论么？章先生到我们家里来的次数实在太多了。下次来，你可以向他说，请他努力读书，前途叙合的时候正多哩，现在不可消磨志向，还得少来为妙。姑娘，这不是姑母不喜



欢你们要好，你看，我们这个冷静的家，他一到，就有哈哈的大笑声音了，不过别人的话是无法可想。况且你们也都还年轻呢！”莲姑听了这段话，气得脸上红热了。表面虽还是忍受，心里却想反抗了，“我们已经商量过，我们只有自己的幸福，我们没有别人的非议。别人是因为没有幸福而非议的，假如他们自己也在这样幸福的做，他们也憎恶别人的非议了。”但这全是纯粹幼稚的心，他们不知道社会的非议，立刻可以驱走幸福的；而且从此，幸福会永远消灭了。没有过了几天，他就被校长先生叫到校长室。老校长拨动胡须，气烘烘的严酷而又带微笑的向他说：

“你是一个好学生，但你们的学生会将你弄坏了！什么自由出入，什么女子夜校，现在，你的名誉好么？恐怕你的竞赛会第一的荣誉，早已被一个土娼式的女子窃取去还不够了！不，是你自己甘心送给她的。社会的舆论是骂你，也骂我；当然，是骂我‘管教不严’。不过，我要在这个学校做校长，免不了别人的责难。你呢，你年青，又聪明，有才干，总值得为前途注意一下，以后不要到她们，土娼式的家里去才好。”

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，况且又侮辱他神圣的恋人，他气极了！两眼火火地对校长说：

“校长，你只要问我的学业成绩怎样，犯了学校的何项规则就够！假如我并没有犯规则，成绩又是及格的，那我爱了一个女子，和一个我要她做妻子的姑娘恋爱，这是我终身的大事，你不能来干涉我！就是我的父母也来信给我婚姻自由了！”

说完，他就转身向门外走了。

一星期后，中学发生风潮了。这位顽固的老校长，有